

REN
SHENG

人

生

李 良 杰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曾志明
封面设计 戴 卫
插图
封面题字 何应辉

人 生

李良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975插图4字数241千
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000册

书号: 10118·488 定价: 1.07 元

内 容 提 要

难忘的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社会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却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在这严重时刻，华宁厂副厂长祝敬之决计帮助厂党委认真整风，以使领导班子更加坚强，克服官僚主义和瞎指挥，把生产搞好，用实际行动回击右派的进攻。然而，由于厂党委书记孙冶秋有浓厚的封建家长思想，狭隘的嫉妒心理，不但不接受正确意见，反而把敢于提意见的祝敬之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把他开除出党。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祝敬之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坚信党，坚信革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特别在妻离子散的时候，他仍然毫无怨言地勇担重担。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迫害祝敬之的孙冶秋被打成了走资派，并被强迫和祝敬之一起劳动。这时，祝敬之又不记前仇，竭力帮助体弱多病的孙冶秋，齐心战胜黑暗，迎接光明。

小说文笔流畅，故事曲折，写了在严重时刻人与人的关系变化，写了几对青年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感情波折；歌颂了正直的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鞭挞了风派人物的丑恶嘴脸。塑造了祝敬之、晋永祥以及文如月、袁文绮等典型形象。

第一章

我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是我亲身的经历。这段经历，已经成为历史了，但却经常引起我对于人生——也就是通常所谓人们生活道路的思考。

我的童年没有什么值得叙说的。我是个遗腹子，出生在长江南岸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去世三个月后，母亲生下了我。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也正是我母亲永久地闭上了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怎样竟能活下来，只记得我被村上一位慈祥的孤老头收养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叫任贵贤，村上年纪大些的人叫他贵贤大叔，青年人管他叫老爹。老爹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名叫逸敏，据说也是个孤儿，比我小一岁。她叫我天汉哥，我叫她敏敏，或叫她小敏。我们俩亲如同胞兄妹，白天，在一起玩耍，晚上，老爹教我们读书识字、打算盘。后来我才知道，逸敏并不是孤儿，她母亲是位老地下党员，被叛徒告密，惨遭国民党杀害；父亲名叫祝敬之，是我们附近三个县的游击司令，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汉。

我十五岁那年，新四军回到我们家乡来了。那时，逸敏的

父亲祝敬之已经成了军分区的参谋长，同任老爹的侄女——在战斗中牺牲的原游击队政委任树椿的妹妹任碧如结了婚。参谋长很喜欢我，便把我和逸敏带到部队。不久，逸敏考上了中学，我向往战斗生活，便穿上了军装，跟参谋长当警卫员，参加了解放我们家乡附近几个县城的每一次战斗。

全国解放后，我们军分区大部分干部转业到平江市华宁机器厂，参加工业建设。司令员马松涛当了厂长，参谋长祝敬之任第一副厂长，碧如也到了厂里，任财务科副科长。我呢，开始调我去学习，回厂后干秘书，不久，任厂长办公室主任。后来逸敏大学毕业也分配到华宁厂当技术员，我们又工作和生活在一起了。

这华宁机器厂，直属中央工业部，有一万多职工，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工厂。厂区的中央大道，叫卫华路，从平阳路直抵浊浪滔天的长江大堤。卫华路大道两旁，高大整齐的厂房一眼望不到边。这个厂早期是清政府开办的军工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办厂初期，清政府为了防范工人，煞费心思地在很高的围墙里面，开了一条阔两米、深三米的河，名曰护厂河；又沿卫华路开了另一条河，把工厂一切为二，在这河上架起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石桥——当年的工人称之曰阎王桥。因为下班时，桥的五道拐弯处都站着稽察和工头，活象阎王，对工人一个个地进行抄身，然后到桥头三岔路口那座红砖瓦房里领一块铜牌，方可出厂。如今，这五曲桥和桥头三岔路口那座又低又矮的红砖瓦房依然存在，但已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的生活道路，在党的“八大”以前可说是一帆风顺。我一直同参谋长一家人住在一起，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活的温暖和醉人的芬芳，犹如置身在一个永恒的春天。那时，我怎么也

想不到，人生的道路会有如许坎坷！——我逐渐懂得这一点，正是从一个秋天开始的。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秋天。华宁厂和全国工矿企业一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我已从厂长办公室调到整风办公室当了联络组的组长。敬之每天早晨照例天不亮就来敲我的房门，带我进厂到各个车间去巡视，了解生产和运动发展的情况。

这一天，我们首先进了三车间。这里永远给人一种仿佛身临战场的感受，繁忙、热烈、紧张。到处是振奋人心的标语口号：“贯彻党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前半年跨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拳打保守思想，脚踢落后指标！”“赶张友福小组，超张友福小组！”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汗如雨。机床的咔嚓咔嚓声，行车沉重的隆隆声，时而齐发时而点发的钹镲枪的哒哒声，尖锐而浑重的金属碰击声，以及水压机象闷雷般的轰鸣，混成一片，雄浑激越。电焊火花在车间飞溅，金花银花，象节日升起的烟火，看了叫人眼花缭乱。

我同敬之正在机器间穿行，忽然发现有个人睡在一部机床肚里，只露出两条腿在外面，好半天一动未动。敬之奔过去，喊了两声，没有应声；又用脚尖在那人脚底心撞了撞，也不见动弹。他有点着急起来，连忙伏下身子，正想去拉的时候，只见那两条腿往后一缩，逐渐从机床肚里缩出了半截身子，那人霍地站了起来。

我同敬之都不觉一怔，原来是厂党委副书记兼生产副厂长晋永祥！

晋永祥朝敬之笑了笑，注意力便集中到手心里托着的橡皮泥上，摸出卷尺量着橡皮泥，头也不抬地说：“敬之，我正要

找你。”

敬之笑起来，抄起工具箱上一团棉纱，塞到晋永祥手里：“看你，——快闹成大花脸啦！”

晋永祥正要揩脸，见迎面来了个小伙子，便将棉纱搁下，拉住他说：“你看，毛病出在这里啦！”他指指橡皮泥，“你把模具这样改进一下，在这里加个滚轮，这革新准能成功……”朝他肩上一拍，小伙子高兴地走了。

晋副厂长这才同我们一起向车间外面走去。他同敬之年纪相仿，四十挂零，虽然生有严重的肺病，但神采奕奕，步履矫健，他把一串钥匙和私章挂在腰带上，一步一声“叮叮当”，人未到，声音就先到了，老师傅们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晋副厂长来了。

出了三车间，晋永祥说：“到我那里去谈吧。”便把我们领进了阎王桥头三岔路口那间红砖瓦房，这里早已经成了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十五、六个平方地面，摆着一张铺板单人床，一张破旧写字台；五只单人靠背椅，一律用三角铁焊成，焊疤鼓得很高，样子很怪，看了叫人发笑；两边墙脚下，还有四只可以坐六个人的长条凳，也是三角铁焊成的。地下到处都是香烟屁股，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辣味儿。

我们刚坐下，小铁门便推开了，总工程师文如月和逸敏走了进来。逸敏当时在厂里总师室当设备技术员。她虽然已大学毕业，却仍保持着乡气，身穿一套半旧的兰布工作服，脚着一双自己做的黑布鞋，齐耳的短发很自然地朝里卷曲着，脸蛋白净净的，笑时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两只眼睛闪烁着聪睿的光采，鼻尖和嘴唇微微上翘，透露出倔强的气质。她一进屋就大大方方在我身边坐下，用肩膀拱我一下，要我给她挪宽一些。

文如月没有落坐，站着同敬之说话。她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苗条，中等个儿，瓜子脸型，细眉下面一双眼睛明亮而深沉，脸上的皮肤白净如玉，一口牙齿细小而整齐，着一身藏青色哗叽西装，白衬衫白袜子，黑牛皮的高跟皮鞋擦得雪亮。这位刚从法国回来的女专家，初看并不太美，但细看是非常秀美的；只是她把自己的美藏在文静与典雅的举止中，揉和在适合自己年龄和身材的衣着里，因此更给人一种矜持之感。

晋永祥摘下衔着的板烟斗，在桌上磕去烟灰，对总工程师说：“咦，光站着干什么？坐呀！”

文如月浅浅一笑，说：“久坐伤肉，还是站站爽快。”

晋永祥把文总工程师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哈哈大笑道：“不是吧，嫌椅子脏吧？”

逸敏连忙拿起一块揩布去揩椅子，但是文如月却抢在她前面坐了下去。哪知椅子本来一只脚高一只脚低放不平，加上文如月猛地坐在边沿上，那椅子晃了一下，差点闹得她翻了个跟斗。幸亏逸敏眼尖手快一把把她拉住。

晋永祥又是一阵爽朗大笑：“椅子在朝你发脾气啦，谁叫你看不起它哩！”

文如月受了惊吓，不敢再往椅子上坐了。旁边的长条凳子上积了厚厚的灰尘，她也顾不了许多，一屁股坐了下去，然后慢悠悠地抬起头来，对晋永祥说：“你楼上的办公室也不去啦，总在这里？”

晋永祥说：“在这里安家落户啦。”

文如月摇摇头：“找你商量个事情，多不方便。”刚要说正题，小铁门推开了，两个工人站在门口叫道：“老晋！出来一下，同你谈个问题。”

晋永祥出去了一会，刚回来，门又推开了，有个老工人朝他招招手：“来来来，老晋，告诉你一件事。”

晋永祥再起身出去，很快便回来了。还未坐定，小铁门再次推开，闯进一个小伙子，冲晋永祥说：“晋厂长，怎么办？材料还未运到，我们要窝工啦！”

晋永祥朝文如月苦笑一下：“他们的事都是火烧眉毛。你多坐一会吧，反正裤子已经齙齙了嘛。”说完抽身出去了。没有多大工夫，他又回来了，边进屋边说：“说吧，如月！什么事啊？”

文如月露出满嘴整齐、净白、细小的牙齿，正要说话，一连好几辆汽车响着尖厉的喇叭声，从屋外马路上开过去，震得小屋颤巍巍的。等汽车声响消失了，她道：“这地方太糟糕了。”

“糟糕？”晋永祥嘿嘿嘿地笑笑，“我很中意哩。”

文如月说：“厂里办公室多得很，哪儿不好办公？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三岔路口，谁都可以望一望，张一张，车辆又多，烦死人嘞！”

晋永祥朴实地答道：“如果在大楼上办公，群众望一望，张一张，就没有这么容易啦！过去，我想找群众谈谈心，开个座谈会，费劲得很。现在可容易了。只要掌握了工人上下班的时间，到时候往门口一站，个个见得着。我找群众，群众找我，方便多啦，不是吗？”

文如月尴尬地笑笑，算是收回了她的意见。

恰在这时，小铁门又慢悠悠地荡开，厂党委组织部长沙文浩进来了。他好象早就对准了方位距离，眼光一下子落在文如月脸上。文如月正好也抬眼朝门口看去，碰见沙文浩那含情脉

脉的眼光，白皙的脸顿时泛起红潮，连忙垂下了眼睑。沙文浩却很大方地挨着她在长条凳子上坐下来。

“呵，那里灰尘好厚，你坐这里吧。”文如月慌张地说，连忙起身，坐到晋永祥的床上去了。

她这种慌乱与羞臊的神情是很难免的，因为沙文浩一直在死死地追求她，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沙文浩原是我们军分区独立营的教导员，在营级干部中，算他最年轻。他能说会写，长得也还标致，是我们军分区有名的小白脸。转业以后，别人给他介绍过许多对象，他都看不中，文如月来厂后，他一见钟情，曾托我送过情书给文如月。虽然她一再婉言拒绝，但沙文浩并不死心，始终紧追不放。这就难怪在眼前这样的场合，会出现颇为尴尬的局面。

但敬之却是善于处理尴尬局面的，他不慌不忙地说：“文浩，孙书记不在家，整风运动的担子落在你一个人身上啦。这几天情况怎么样？”

“形势很好呀！”沙文浩乐孜孜地说，“昨天晚上统计，不到十天工夫，全厂已贴出了——”他拖了个长音，想说个准确的数字，却一时说不出来，便转向了我，“天汉，一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啦？”

“三万五千六百二十一张。”我说。

沙文浩说：“对对，平均一人三张。”

敬之说：“不能光看数量，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要边整边改，扎扎实实。”

沙文浩点点头。

敬之又说：“前一阶段，由于社会上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我们整风机会，跳出来向党进攻，一度使我们的整风运动深不

下去。现在右派的进攻被反击下去了，我们可以定下心来，把整风运动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把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恶习改掉。这‘三害’，好比毒蛇，打蛇要打七寸，不要芝麻绿豆一把抓，更不能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要抓住主要的问题来整改！”

沙文浩又点了点头。

敬之话题一转，对沙文浩说：“我们同文总商量一点工作，你有什么事吗？”

沙文浩过去是祝敬之的第一任警卫员，现在虽然当了组织部长，又是厂整风办公室主任，但在敬之面前仍保留着过去当警卫员时的那种拘谨。他见敬之支他走，便起身说：“我听到永祥的笑声，进来看看，没有什么事。”由于文如月在场，他故意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嘻笑着，胸脯挺得很高，步履缓慢地踱出了小瓦房。我看了心里好笑。

“说吧，什么事呀？”晋永祥催问文如月。

文如月坐回到原来的地方，柳叶眉耸动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孙书记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这次电力工业大会战的任务相当繁重，我们厂是主力，劳动力不足，要我立即把全厂技术人员统统下放到各车间生产班组去。”

敬之和晋副厂长听后，都吃了一惊。晋永祥摘下板烟斗问：“你答应啦？”眼睛瞪得很大，嘴唇却紧紧闭着。

“我向他作了许多解释，”文如月说，“可他那口气，简直是命令，一点也不容你违反他的意志。”

“我的表妹啊！”晋永祥激动地说，在桌上敲敲板烟斗，“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不好！技术人

员怎么可以统统下放呢？这样要乱套的！”

其实，文如月与晋永祥并无亲戚关系，完全是一次巧遇，给他们之间留下了表兄妹的称呼。那是十三年前，文如月大学刚毕业，正要动身去法国留学的前一天，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模样的人慌慌张张闯进了她家里，立即返身把院门关上，气喘吁吁地对正在院内种花的文如月说，他是罢工的工人代表，国民党特务在追捕他。文如月听后，连忙拉他进屋，将她当教授的爸爸的衣裳帽子给他穿戴起来，对他说，如果敌人盘问，就说是她的表哥。说话间，特务们已在敲门，他们从容容走去把门拉开。就这样，文如月帮助他逃过了敌人的追捕。这位罢工代表，就是华宁机器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晋永祥。他们就见过这一面，第二天文如月便到法国去了。解放以后，晋永祥当了副厂长，多次给文如月写信，希望她回国，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在他一再的要求下，文如月果真回来了。

听了晋永祥的话，文如月没有反驳，却露出副委屈的样子叹道：“孙书记不懂技术规律，却偏生固执。”

晋永祥仍然嗓门很高地说：“他不懂，你懂嘛！你应该坚持嘛！坚持不住，可以要求公断嘛！”

文如月不再说话了。

敬之忙打圆场：“永祥，你这样激动做什么？技术人员该不该下放，是一件大事，党委必须认真地讨论，等冶秋和松涛从北京回来了再说吧。”

文如月又说：“孙书记在电话里的口气很坚决哩。”

敬之安慰道：“不要紧，等会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一说就是了。”

文如月仍然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也为这事担起心来。围绕着对技术人员的看法和使用，党委书记孙冶秋同敬之一直有矛盾，他说敬之不是依靠工人，而是迷信专家，早就主张下放技术人员，敬之不同意，已经争论了很久。现在，孙书记跳过敬之和晋永祥，直接对文如月下达命令，可见他已下了决心；敬之要是一顶，非但文如月难处，他同孙书记的矛盾势必会加深。我正想提醒敬之，然而来不及了，话题已经转了。

敬之说：“文总，我昨天也接到松涛打来电话，也谈到这次会战任务很重，要我们作好准备，他们明后天就要回来。据你看，还有哪些技术上的薄弱环节？”

文如月说：“我找你们，还为着另外一件事：那台瑞典的曲线磨床，我想启用它。”

“那太好啦！”敬之挺起身来，眼睛明亮亮地说，“要是让它也投入会战，金加工的任务再重也不怕啦！”

这台瑞典出产的全自动化曲线磨床，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买来的，还未来得及拆包，上海就解放了。目前全国只有这么一台高级磨床，一直沉睡在仓库里。

晋永祥说：“我早就打过它的主意，一直想启用，可是全厂没有一个人敢摆布它呀！”

文如月文静静慢条斯理地说：“我详细琢磨了它的使用说明书，我想自己来摸索摸索。”

敬之惊喜地说：“哦！使用说明书已经翻译出来啦？”

文如月微笑着说：“是逸敏同志翻译的。她译得很好，很准确，我校对过，基本上没有差错。逸敏的英文基础很好！”

逸敏进来后，一直没有说话，这时才插了一句：“如果同意启用，还要决定安在哪儿。我同文总的意见最好放在四车

间。”

敬之高兴地说：“行！就安装在四车间。我们组织几个有经验的老师傅当你们的参谋！”

这件事说定，文如月同逸敏愉快地走了。逸敏走到门口，回头望我笑了笑。

我们也站了起来。

晋永祥对敬之说：“敬之，你给冶秋打电话时，不要忘了告诉他，我们厂二季度生产任务已经撑破肚皮了，要他如实地向部领导汇报，让部领导在分配任务时有个参考。”

敬之说：“我现在要去把曲线磨床安装的事落实下来，电话晚上打吧。晚上线路空，声音清楚得多。”

“那好。”晋永祥说，“不过，你可不要忘了。”

敬之答应一声，同我一起走出了晋永祥的办公室。

第二章

整风办公室的工作一直很忙，我有好几天没去厂长办公室了。今天一上班，我就先去那儿。

一进门，坐在打字机面前的袁文绮就看到了我，微笑着朝我招手。她比我和逸敏都小，今年只有二十一岁，进厂已经三年了。她是逸敏的好朋友，一位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的脸蛋象苹果一样的圆，象苹果一般的红，她身体结实、丰满，两条小酒盅般粗的辫子一直拖到臀部。我们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那种别扭的关系，一直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见她招手，我便走了过去。

“你不是喜欢吃黄鱼鲞烧肉吗？”袁文绮微笑着说：“我妈妈又给我烧了一瓶带来了。你告诉逸敏一声，叫她把饭买到我这里来吃，你也来，好吗？”

我笑了笑，点了点头，算作对她的答谢。忽然听到晋永祥办公室里乱哄哄的，便问袁文绮：“里面在做啥？”

袁文绮说：“晋副厂长几天不进办公室，忙煞啦！你快去帮他解解围吧。”

我伸头一看，好家伙，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晋永祥站在会议桌一端，四面尽是客户，争着往他身边涌，有的甚至伸手抓他。晋永祥四面看看，笑笑说：“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我今天早晨不办别的事，专门接待你们，还不行？”

有个北方来的青年，第一个涌到晋永祥身边，递给他一张合同，操着很标准的普通话说：“这几台电动机，我们等着急用，请帮我们优先安排一下吧！”

晋永祥戴上老光眼镜，看看合同，摇摇头说：“你这是走小路来的吧？不成！等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再看。”

青年悄悄地说：“你们马厂长已经同意了。”

晋永祥铁面无私地说：“谁同意也不成！都这样搞，国家计划还要不要？”他将合同还给那青年，转过身，同吵嚷得最厉害的一个客户接谈。那人手里也拿了张合同，是国家下达给我厂的协作任务。晋永祥看了看，拔出钢笔，象拉钝锯似地在上头写了几个字，然后从裤腰带上摘下私章，张开嘴巴哈哈气，“啪”的一声盖在合同上，交给了他。客人满意地挤出人群，笑嘻嘻地走掉了。

晋永祥噼咧啪啦一阵拨弄，不到一个小时，这些等待的客户和访客，象工厂上空一掠而过的流星，统统打发光了。这些

年来，我虽然一直同晋副厂长工作在一起，象他今天这样处理业务的风度，还是头一遭发现哩，简直叫我看傻了眼。

待客人走完，厂长办公室的秘书杨易枫进来，对晋永祥说：“晋副厂长，昨天晚上马厂长从北京来电话，说会议已经结束了，他还要在北京留几天，向部里要些设备。孙书记昨天下午动身回来，传达会议精神。祝厂长到市里开会去了，你就在办公室等孙书记吧。”

晋永祥说：“我已经知道了。你通知一下文总，请她来一起听传达。”

杨易枫答应一声走掉了。

晋永祥手里拿只本子，食指夹在本子中间，走到我身边，摊开来往我案头一放，对我说：“阿兰（全厂只有他一个人这样称呼我），你帮个忙，明天一车间、三车间、七车间都有人放弃星期天来厂加班，你问问他们加班的人数。”

我看他一眼，差一点笑出来。心想，这位副厂长刚才还气魄非凡，现在怎么一下子变成“小儿科”了，抓工作也不分巨细，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也要抓在手里。

晋厂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象开导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慢悠悠地对我说：“阿兰，这不是小事，问清楚了，好通知食堂准备饭菜，到时候，我同敬之还得去看看他们……”

我刚打完电话，孙书记推门进来。风尘扑扑，手里拎着旅行包，显然是直奔厂里来的。我连忙上前去接他手里的旅行包。

孙书记四十四、五岁年纪，颀长的身材，瘦削的脸孔，透露出一股严肃冷峻的气质。他上身穿了件灰布中山装，下面穿了条黑布裤子，裤脚管很大，一看便知道是南下的山东老干部模

样。

文如月这时也来了。她知道敬之向北京打过几次电话，都没能找到孙冶秋和马松涛，技术人员下放的事，一直搁着未办，因此她见了孙冶秋，便显得有点不够自然。

孙冶秋并没有注意这些，他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尘，对晋永祥说：“老晋啊，这次电力工业大会战，我们打先锋，任务是既艰巨又光荣呀，唉！”

晋永祥也来了精神，手托腰间那叮叮当当响的一串钥匙，坐了下来，精神抖擞地说：“那还用说！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动力厂之一嘛。你们吃进了多少？”

孙冶秋摸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吸了一口，慢腾腾地说：“这次会战的特点是：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每个参加会战的单位胃口都很大。我们嘛，当然不甘落后了，用你的话来说，华宁厂向来是橡皮口袋嘛，唉！”

晋永祥眉头一皱，脸上的喜气消失了，从裤袋上摘下烟荷包，取出板烟斗，挖了一斗烟丝，用大拇指在烟锅里揷着，揷着……

文如月有点焦急，忍不住问道：“我们的任务，是制造容器吧？”

孙冶秋说：“对，容器，高压容器！”

文如月又问：“总共多少台？”

孙冶秋说：“十五台。”

晋永祥问：“周期多长？”

孙冶秋回答道：“一星期内完成。”

晋永祥吃了一惊，额上三条电车路并了轨，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文如月没作声，但脸上现出没有把握的神色。